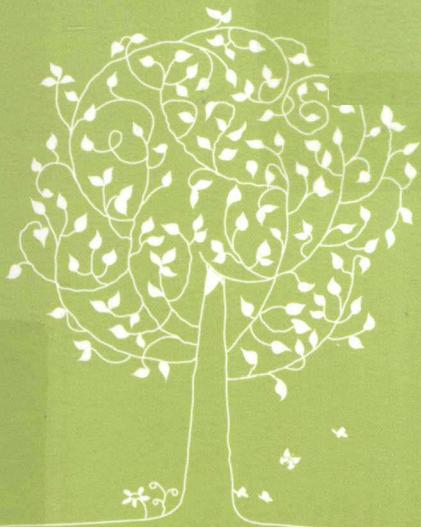


全球百大名著系列（插图本）

她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在鸟儿甜蜜歌唱的地方也会有毒蛇发出嘶嘶的声音，她对生活的看法也因为这个经历而完全改变了。此刻的她与从前在家乡时那个单纯的女孩判若两人。

德伯家的苔丝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英] 托马斯·哈代 著
鄧哲生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德伯家的苔丝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英] 托马斯·哈代 著
鄧哲生 译

黑版贸审字 08-2008-07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伯家的苔丝 / (英)托马斯·哈代 (Hardy, T.) 著; 鄭哲生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9.3
(全球百大名著·第三辑)
ISBN 978-7-80753-552-2

I. 德… II. ①托…②鄭…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3344 号

责任编辑:曲 晶 李英文

特约编辑:陈计华

封面设计:华文风云

德伯家的苔丝

[英] 托马斯·哈代 著

鄭哲生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营销电话:0451-87900345

E-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b.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324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53-552-2

定价:24.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总序



看“全球百大名著”，享受经典阅读的快感

当今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从舟车劳顿到一日千里，从鸿雁传书到电子邮件，人类用智慧和经验不断地进行着除旧创新。但在人类文明的更迭变迁中，总有一些事物是我们永远无法割舍且历久弥新的，世界名著即是如此。

世界名著是全人类的文明财富，特定的历史时代赋予了它鲜活的精神和深刻的内涵，使之包含着穿越时空的见识和真理，记载着社会发展的史迹和人类的苦乐善恶。名著的魅力，就在于百看不厌，经久不衰，就在于能够常读常新。

现在常常有人抱怨说，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哪里还有时间去读书，更何况是世界名著，还不如去看一下实用类的图书。浮躁的社会让许多人都变得急功近利，而这些人大都忘了阅读名著会让我们变得聪慧、善良、睿智、谦虚……许多优良品质的塑造都得益于阅读经典名著。牛顿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这世界太过复杂时，不妨让我们回归到最纯真的原点，去呼吸最澄净的空气，去享受最地道的原汁原味……

特此，我们组织一批中外具有丰富经验的学者、专家与知名翻译家，精心打造了一套独具权威的“全球百大名著”，志在为读者构筑一座经典书籍的心灵伊甸园。我们的选材标准：精选世界上名气最大、影响最大、价值最高、流传最广者；含历史、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童话、民间故事等多种文学体裁；涉及到军事、科学、爱情、婚姻、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正如法国著名文学家莫洛亚所说：名著之

多，我们已经无暇一一问津，要想念前人的选择。一个人兴许会看错，一代人也兴许会看错，而整个人类不会看错的。

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心情来俯首拜读。我们相信在阅读“全球百大名著”的全程中，会让您的内心一直充斥着阅读的快感。阅读的快感是早就憧憬的一本书，终在书店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被发现，在未阅读前便已欣欣然。阅读的快感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把自己融入角色中，阅读的感觉是激动人心，妙不可言的。随着剧中人物同悲喜同怨恼，甚至于深陷其境不能自拔。阅读“全球百大名著”的最大魅力即是快感不会随着阅读的结束而烟消云散，恰如恋爱与旅游，若干年后回忆起来仍会令人心驰神往，无论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感觉，均化为美好、快乐的幸福生活片段。阅读也是如此。早期开始的阅读快感和记忆定会让我们难以忘怀，甚至会铭记一生。

最后，引用伟大的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及解析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尔的一句话与读者共勉：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进行交谈，而且是一种经过准备的谈话。这些伟人在谈话中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别的，那都是思想中的精华。看“全球百大名著”，让我们阅读并快乐着！

前　　言



一部好的小说就是一部优秀社会风俗史，或者说是一部绝妙的社会学著作。通过《德伯家的苔丝》这部作品，我们可读到作者托马斯·哈代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当然，这是透过小说优美的文学形式与一个悲惨的故事而达到的。

苔丝，一位大自然的女儿。当她痛苦的时候，就到大自然中求取安慰，因为大自然理解她所有的喜怒哀乐，她与大自然是一体的，她的灵魂是大自然灵魂的一部分。

然而，这样一个纯洁的精灵进入文明社会后，她所面对的却是生活环境的残酷。先是遭到亚雷·德伯维尔——一个冒牌贵族，他用卑鄙的手段夺去了她的纯洁身躯，接着是乡邻与父母亲的误解和歧视。在哈代看来，这正是由于所谓的现代文明到来，破坏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

当苔丝远离家乡来到泰波特斯牧场后，这里的景色美丽、富有人情味，而且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她又重获新生，恢复了自然的心境。在这里，她结识了安其尔·克莱，两人由相知到相爱，甚至相约一生。但是当安其尔知道她的过去后，社会习俗对安其尔造成的影响使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此导致了苔丝更为悲惨的命运。正如哈代所说：“上帝高举手臂站在人们面前，每当人们向可能成功的方向跨出一步，他就把他们打回去。”

在苔丝短暂的一生中确实一直承受这样的打击。当她历尽磨难与安其尔再度重逢时，追捕她的警察却如影随形般随着早晨的阳光出

现在她的面前,苔丝在断头台上彻底地从不公平的命运中解脱了。

在哈代的笔下,所有人都被关在社会习俗的牢笼里。任何不屈服社会压力而追求心灵自由的人,都会被强大的社会势力所摧毁。

今日的读者已无须面对那个时代的社会习俗,但是在为苔丝掬一把同情泪之后,我们仍然可以掩卷沉思: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思索我们的生存环境呢?

目 录



第一章 处女	1
第二章 失贞女子	59
第三章 新生	80
第四章 后果	105
第五章 致命的打击	167
第六章 浪子回头	206
第七章 结局	230



第一章 处女



1

五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一个中年男子，正从沙斯顿，向着布莱谷里的马勒村徒步走去。他的两条腿，走起路来，总是摇摇晃晃，他走路的姿势总有一种倾斜感，使他不能一直往前，多少总是往左边歪，有时候，他干脆把脑袋一点，好像赞同什么意见似的，其实他的脑子里，并没有特意想任何的事情。他胳膊上挎着一个空鸡蛋篮子，头顶帽子上的绒线头，蓬松凌乱，帽檐上摘帽子的时候大拇指经常碰到的那个地方，还被磨掉了一块。他往前走了没多久，就有一个年事已高的牧师，骑着一匹灰色的骡马，随意哼着小调儿，迎面而来。

“晚安。”中年男子说。

“约翰爵士，晚安。”牧师说。

中年男人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先生，对不起，上次我们也差不多是在这条赶集的路上遇见的，那会儿我对您说‘晚安’，您也像刚才一样，对我说‘约翰爵士，晚安’。”

“没错，是有这回事。”牧师回答。

“我记得在那之前，还有一次也是如此。”

“也许吧。”

“其实我只是个普通人，名叫杰克·德伯，一个乡下的小贩子。您为何总是叫我约翰爵士，到底是啥意思？”

牧师拍马走近两步：“就当是我一时高兴好了。”接着迟疑一会儿说，“那是因为不久以前，我考查各家族谱系时发现了这件事，所以才这样称呼你。”

“哦，从来没听说过，先生！”

“真的。你把下巴仰起来，好让我更仔细地端详你这张脸的侧面。不错，确实是德伯家族的鼻子和下巴，不过比起以前来可有些猥琐了。原来帮着诺曼底的埃斯彻玛维拉爵爷征服格拉摩根郡的，有十二位武士，你的祖宗就是其中一位。你们家的分支，在英国这一带，到处都有采邑，在司蒂芬王朝时期，他们的名字都登在《度支档案》上了。约翰王朝时，你的祖宗有一位出手非常阔绰，竟然把一处采邑捐给了僧兵团；爱德华二世时期，你祖宗勃伦曾应召到威斯敏斯特，去那里参加大议会。奥里佛·克伦威尔时代，你们家族就多少衰败了一些，不过还没到严重的地步。后来查理二世时期，你们家族因为忠心保主，封过御橡爵士。还曾出过好多代的约翰爵士，假使爵士也像从前的男爵一样，能够世袭，那你肯定就是约翰爵士！在古代，爵士实际上就是父传子承的啊。”

“你说的全是真的？”

“总之，”牧师拿马鞭态度坚决地拍着自己的腿，断言道，“在全英国，像你们家这样的，真不容易找出第二个来。”

“可了不得！全国都找不出来，可是你看我，一年到头，忙忙碌碌、东奔西跑，好像跟最平常的人也没有什么两样……牧师，关于我家族这事，人家已经知道了多久了？”

牧师说，据他所知，这件事早已成了历史，几乎没人知道。他自己考查各家谱系，是在今年春天才开始的，那时候，他正追溯德伯家族历代的盛衰，刚好看见了德伯写在车上的姓名，因此他才追根究底，去考查德伯的父亲和祖父，一直考查到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疑问的时候。

“我本来没打算把这事情告诉你，因为它毫无用处，免得搅得你心绪不宁。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控制不了冲动。我还以为你之前多少知道一些呢。”

“不错，我倒是听别人说过一两次，听说在我们家还没搬到布莱谷的时候，也过过好日子。可是那时候，我并不理会这些话，我还以为他们说的好日子，只不过是从前养过两匹马，这会儿只能养得起一匹呢。我家里确实有一把银古调羹和一方刻着花纹的古印，可是，上帝啊，调羹和古印算得了什么？真没想到，我会跟高贵的德伯家族血脉相承。别人倒是提过，说我老爷爷有秘密的事儿，不肯告诉人家他是从哪儿来的。牧师，我鲁莽地问一句，我这一家族，都在哪儿过活呢？我是说，我们德伯家族现在都住在哪儿呢？”

“现在你们家族哪也没有了。以各郡的世族而论，你们家族已经灭亡了。”

“这可真糟糕。”

“不错——这就是那些故弄玄虚的家谱上所说的，某家族灭亡无后，其实不过是衰败了、没落了的意思。”

“那么他们都埋在哪儿呢？”

“埋在绿山下的王碑。那儿的地下拱顶墓室里，你们家族的坟很有秩序地排列着，坟上面刻着石像，罩着白玉华盖。”

“德伯家的庄园在哪？”

“你们没有庄园了。”

“哦，连地也没有了吗？”

“也没了，虽然我刚才说过，你们家族从前有很多庄园，因为你们家的分支支派也曾经很繁盛，但是现在可什么都没有了。从前本郡里，你们家族的宅第园圃，在王碑、谢屯、米尔滂各有一处。”“那我们的家族还有没有重新兴旺起来的那一天呢？”

“呵，这我可不知道。”

“先生，对这件事我该做什么才好呢？”德伯停顿一下问。

“哦，什么办法也没有。‘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你只有记住这句话，作为训诫鞭策自己就是了。这件事对你毫思意义，本来不过是对我们研究地方志和家谱的人多少有点儿意义罢了，没有别的。像本郡里面现在住小房儿的人家，也有好几姓从前几乎也跟你们家一样声

势显赫的。再见吧约翰爵士。”

“可是，牧师，既是这样，那你跟我去喝它一夸脱啤酒，好不好？清澈店有开了桶的好酒，可是比起罗利弗店里的，自然还差点儿。”

“谢谢你，不喝了，今儿晚上不喝了，德伯。我瞧你喝得够多了。”牧师说完以后，就骑着马走了，心里直嘀咕，对德伯说这段辉煌的家史，是不是不够慎重。

牧师走了后，约翰·德伯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和下巴，正如牧师所言，那正是德伯家族所特有的。特雷汉牧师还说，他的祖先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被封为御橡爵士，如果现在和古代一样，爵位可以世袭，那么他现在就该被称为约翰爵士了。

德伯想到自己的家族曾有那么辉煌的历史，而他现在只是一个乡下小贩，在年复一年的奔波忙碌中四处受窝囊气，并且还跟教区里最平凡的人一般见识，感到有些懊恼。

不过，他又振奋起来，不管怎么说，自己也是贵族的后裔，整个南威塞克斯地区又能有几家呢？

约翰·德伯在沙斯顿的集镇上已经喝得有点醉醺醺的，但是为了庆贺这个伟大的发现，他决定回去之后再喝两杯。

这时，一个有点儿面熟的少年沿着他刚才的方向走过来，于是他高声叫了起来：

“小子，快点儿过来，我要你帮我捎个信。”

那个少年皱了皱眉头，听不惯约翰·德伯那掩饰不住的得意口吻，于是轻蔑地说：“你算什么人，凭什么使唤我？你以为我不认识你！”

“你认识我？好吧，我告诉你，我是一个贵族！这是我刚刚才知道的。若是爵士可以世袭的话，你就应该叫我约翰爵士了。小子，知道绿山下的王陴吗？”

少年半信半疑，争辩道：“那算什么，不过是个巴掌大的地方而已。”

“你就不用管那个地方的大小啦，小子，我告诉你，绿山下的王陴

下面躺着我的祖先，有好几百位，都穿着连锁甲，装在好几吨重的大个儿铅棺材里头。所有南威塞克斯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我的老祖宗显赫高贵。”

“哦？”

“好了，现在，你拿着这个篮子，马上到马勒村去一趟。你到了清沥店的时候，叫他们马上派一辆单马马车来接我回家。然后别忘了和他们说，在车底下带一小瓶甜酒来，叫他们记在我账上好了。等你把这些事儿都办完，再把篮子送到我家里。告诉我那太太，叫她把要洗的衣裳先搁一搁再说，因为她再也不需要洗完那些衣服了，我有话要和她说，让她在家等着我。”

那小伙子半信半疑，站立一旁，德伯从口袋里把他从来就没多过的先令掏出一个来。

“辛苦了，小子，这是给你的。”

那个小伙子的态度立刻就改变了。

“是，谢谢你。还有别的事儿需要吩咐吗，约翰爵士？”

“你告诉我家里的人，说回头晚饭我想吃……呃……要是有羊杂碎，就给我煎羊杂碎，要是没有，就准备血肠好了；要是连血肠也弄不到，呃，那么小肠也行。”

“是，约翰爵士。”

那小伙子拿起篮子，正要前行，忽然听见从村子那边传来了铜管乐的声音。

“那是在干吗？”德伯说，“该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吧？”

“这是妇女社团正在游行呀，约翰爵士。对了，您的女儿也在其中呢。”

“那倒是，我净想着大事情，差点忘了这件事。好吧，快到马勒村吩咐马车过来，我要坐在马车上视察她们的社团活动。”

少年走开了。夕阳下，德伯躺在草丛中等候，并且得意洋洋地梦想着。周围唯一能听到的声音便是马勒村那边隐隐传来的铜管乐。

美丽的布莱谷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群山环抱，与世隔绝。虽然距离伦敦不过四个小时的路程，但是它的很多地方仍然没被旅行家和风景画家发现过。马勒村就在它的东北部，那片起伏地带的中间地段。如果想了解和熟悉这个山谷，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四周环绕它的那些山的山顶上往下眺望——不过要避开夏季天旱的时节。如果天气不好，一个人再没有向导，独自走进山谷的深处，狭窄曲折、泥泞难走，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这是个土壤肥沃、峰峦叠嶂的好地方，田地永远绿油油的；泉水永远在叮咚流淌；还有一道陡峭的白垩质山岭，包括汉敦山、野牛冢、奈岗堵、达格堡、亥司陶和勃布砾这些高岗，在它南面迂回环抱。如果是从海边来的游客，从南边走过来，当很费劲地走过了几十英里石灰质丘陵地和庄稼地以后，来到这些峻岭的山脊上面，一下子看到一片原野，像地图一样，平铺在下面，和刚才路过看到的景象大相径庭，他肯定会惊喜不已。他身后，山势很空旷，路灰白漫长，树篱低矮盘结，天空惨淡无色，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天地，一处一处非常广大，只显得那片景物毫无生机地连成一片。可在这个山谷里，世界却好像是在纤巧、精致的规模上建造起来的。田地都只是一些小小的牧场，完全是大草场的缩影，成行的纵横交错的树篱，好像是一张深绿色的网伸展在浅绿色的草地之上。山下的大气，都好像是懒洋洋的，渲染成一片浓重的蔚蓝，而远处的天边，则是一片最深的青色。用来长庄稼的地，面积不多。绝大多数的景物都只是大山抱小山，大谷套小谷，而那些小山和小谷上，常年被一片连绵、丰茂的草和树覆盖着。布莱谷就是这个样子。原先地面上几乎满是绿草和树木，郁郁苍苍地覆盖在大山深壑之间的丘陵和山谷上。不仅有富有情趣

的地形，而且依然存留着当年浓荫之下盛行的一些古老风俗。当然，大都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存在的。例如，这天下午就可以看出五朔节舞会的旧风俗，它是以游行的形式出现的。马勒村的居民，都觉得这种游行是一项有趣的活动，它的特点，并不在于它保存了古老风俗，而是因为每到周年，排队游行跳舞的会员全是妇女。好几百年来，它仍然在按期举行。

结队而行的妇女们都身穿白色长袍，右手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柳条，左手捧着一束白色的鲜花。为了准备柳条和鲜花，每个人都费了一番心思。

游行的队伍里，有几位中年的甚至老年妇人，她们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夹杂在这轻松欢快的队伍里，让人觉得感慨万千。其中年轻的女孩子占了大多数，她们是队伍中最吸引人的。她们的容貌不管是漂亮还是一般，同样年轻的生命在胸衣之下都跳动得激动而热烈。所有人都兴致勃勃，甚至有几位还在嬉笑欢唱。

她们走过清沥店，正准备离开大马路，从一个小栅栏进入草场，突然一个女子叫道：“啊！我的天哪！苔丝·德伯，坐着马车的不是你的父亲吗？”

听到惊呼声，队伍中的一个年轻少女转过头去。她是一个标致善良的女孩，也许她并不比其他女孩更漂亮，但她那两片牡丹一般的红唇，以及天真乌黑的大眼睛，却为她的容貌增添了动人的魅力。她的头发上系着一条红色丝带，在一片白色的队伍之中，只有她一个人有这般鲜明的装束。她转过头来，看见父亲德伯正坐在清沥店的马车里，朝这边而来，赶车的是一个头发卷曲、体格健壮的姑娘，两只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她是清沥店里的伙计，整天总是乐呵呵的，因为总揽一切，所以有时是车夫，有时是马夫。德伯摆出一幅阔绰的样子，闭着眼睛，身子往后靠，一只手来回在头上摆着，嘴里如痴如醉地唱着伟大的家史：绿山下的王碑有我家族的墓碑，铅棺材里装的是封过爵士的祖宗！

游行的女人们都笑了起来，除了那个叫做苔丝的女孩。她意识到

父亲正在当众出丑，脸上火辣辣的。

“你们要是再拿他寻开心，我就不再跟你们走一步！”苔丝叫道。红晕从她面颊上泛起，然后扩散到整个脸部和脖子，她的眼睛也开始湿润了。女孩们见苔丝心里确实难过，就不再说什么了。游行队伍又恢复了秩序，继续朝着她们的草地舞场走去。苔丝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不一会儿，她又用手中的柳条轻轻拍打着身旁的女伴，开始和大家有说有笑了。

到达原定的地点，舞蹈便开始了。由于队伍中没有男性舞伴，少女们便互相配对跳了起来。但田地里收工的时候也到了，村子里的男子和一些闲人、路人都聚集在舞场的周围，一个个都想找个舞伴，下去跳一跳。

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中，有三个看起来像是来自上层社会的青年。他们肩上背着小背包，手里拿着坚实的手杖。人们得知他们是三兄弟，是在假期徒步旅行而经过这里的。老大是一个助理牧师；老二是普通的大学生；而老三，光凭外表看不出他的身份，但是他的眼神、他的衣着，都散发出一种无拘无束的神情，显示他还没有进入社会——我们只能猜测他是一个对所有东西都想尝试，然而并没有什么明确目标的学生。

他们倚靠在大马路旁边的栅栏门上，向旁边的人打听妇女们跳舞并一律都身穿白袍的意义。两位兄长显然不想多作停留，可是老三似乎对一群年轻女孩没有男伴作陪跳舞产生了兴趣，所以并不急着往前走。他解下背包，连手杖一起放在地上。

“你要干吗，安其尔？”老大问。

“我想去跟她们一起跳舞凑热闹，只去几分钟，决不会耽误咱们的行程。”

“不行，简直是胡说八道！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一群乡下丫头跳舞成何体统？再说，我们得在天黑之前赶到斯托堡，我们要在那个地方过夜呢。”老大说。

“我和她们跳跳舞，只要一两分钟，不会耽搁太久的。你们先上路

